

石渠吐蕃摩崖刻文的整理与研究

夏吾卡先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四川石渠县境内发现了两处重要的吐蕃摩崖石刻群，分别为雅砻江洛须镇一带的石刻群和金沙江流域的须巴神山石刻群，共发现5个地点、20幅石刻。尽管已经有人做过整理研究工作，但是藏文题记的录入、释读、翻译乃至年代的断定仍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本文重新对所有石渠石刻文字进行了全面的校勘和翻译，同时对尚未识别的图像和较为重要的关键词作了考据，进而对须巴神山第7幅和第9幅为代表的早期赤松德赞赞普时期的石刻群和其余晚期石刻群的时代特征作了考证。

石渠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是四川与西藏、青海交接之地。吐蕃王朝时期将石渠县和玉树县的大部分地区及其相邻区域统称为丹玛（**දນ་**）。当时的丹玛不仅是吐蕃向东扩张的三大军事重镇（**ཇི་སྦྱଶ རྒྱྱନླ**）之一¹，也是“吐蕃五商”（**ཇୟନ୍ତ୍ର ཁ୅ଂ ཁୁଣ୍ଗ**）中与内地经商的丝绸贸易（**ད୍ୱାର**）要地²。随着吐蕃佛教的兴盛，吐蕃早期的四座镇边寺之卓玛拉康（**卓瑪拉康**）也修建在此地³；出生于玉树县吉热地方的吉热·拉

1 ଆମା ଏହିପ୍ରକାଶିତ ଶ୍ରୀ ଶନ୍ତିକଣା ଯୁଦ୍ଧ କ୍ଷମା ପାଇଁରେ ଶନ୍ତିକଣା ଶ୍ରୀ ଶନ୍ତିକଣା ପାଇଁରେ ଶନ୍ତିକଣା ପାଇଁରେ 2010: 250.

2 ଖୁଦିର୍କ୍ଷାଣୀ କଣ୍ଠାମୁଦ୍ରାକର୍ତ୍ତାଙ୍କରିତ କଣ୍ଠାମୁଦ୍ରାକର୍ତ୍ତାଙ୍କରିତ କଣ୍ଠାମୁଦ୍ରାକର୍ତ୍ତାଙ୍କରିତ 1987: 113. ଶ୍ରୀ ଶନ୍ତିକଣା ଯୁଦ୍ଧ କ୍ଷମା ପାଇଁରେ ଶନ୍ତିକଣା ପାଇଁରେ 2010: 259.

3 ଶ୍ରୀ ଶନ୍ତିକଣା ଯୁଦ୍ଧ କ୍ଷମା ପାଇଁରେ 2010: 270.

钦（羌·犖·钦）乃是目前唯一一位历史可追溯至吐蕃时期，并且自创本土艺术门派的艺术家⁴。此外，吐蕃牟尼赞普时期的文职大将兼译师丹玛·泽芒（དନ୍ମା·ତେଙ୍ମା）也诞生于此地⁵。尤其近年来，吐蕃时期规模最大的石刻群及藏汉合璧石刻文献在这一区域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截至目前，石渠县境内所发现的摩崖石刻群按地理单元可分为两处：即雅砻江的洛须镇（羌·犖·羌）石刻群和金沙江流域的须巴神山（羌·犖·犖·犖·犖）石刻群。这两处石刻群一共有 20 幅石刻，分布于 5 个不同地点。其中洛须镇石刻群包括照阿拉姆（羌·犖·犖）、洛须村（羌·犖·羌）、更沙村（羌·犖·羌·羌）和烟角村（羌·犖·犖·犖·犖）石刻等 4 个地点。早在 1980 年，旅居德国的白玛次仁格西发现了照阿拉姆石刻，并于 1982 年用德文对这一石刻进行了介绍⁶。随后，黎吉生⁷ 和艾米·海勒⁸ 也就照阿拉姆石刻的铭文与造像艺术进行了相关讨论，尤其是后者还首次提出照阿拉姆石刻造像具有明显的尼泊尔艺术风格。2005 年，故宫博物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照阿拉姆石刻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发表简报⁹。此后，罗文华¹⁰、谢继胜¹¹、霍巍¹²、巴桑旺堆¹³ 等也对相关图像和题记展开过研究。同时，专门收集吐蕃金石录的资料集成也对此处部分题记进行了收录¹⁴。本文涉及的其它三处石刻点是近期的新发现，相关成果以《四川石渠县新发

5 ସଗର୍-ସନ୍-କ୍ଷେତ୍ରୀ ପି-କବ୍ର ଶି-ରୀଣା-ଦ୍ୱାରା 1986: 88.

6 P. Tsering, "Epenkundliche und historische Ergebnisse einer Reise nach Tibet im Jahre 1980", *ZAS* 16-18, 1982: 349-404.

⁷ H. E. Richardson,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Tibet Journal*, 12, 2, 1987: 3-15.

⁸ A. Heller, "Eighth- and Ninth-Century Temples & Rock Carvings of Eastern Tibet", In *Tibetan Art: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Style*. Jane Casey Singer and Philip Denwood, eds.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1997: 86-103, 296-297; A. Heller, "Buddhist Images and Rock Inscriptions from Eastern Tibet, VIIth to Xth Century, Part IV",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vol. 1. Helmut Krasser, Michael Torsten Much, Ernst Steinkellner, Helmut Tauscher, eds.,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385-403.

⁹ 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石渠县洛须“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四川文物》，2006（3）：26-30。

¹⁰罗文华：《四川甘孜地区民族与考古综合考察综述》，《穿越横断山脉：康巴地区民族考古综合考察》，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8-15-25。

[1] 谢继胜：《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中国藏学》，2009（1）：123-141。

12 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3）：353-384。

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下文将其简称为《新简报》)为题,发表在《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上。此次新发现对吐蕃考古乃至中国边疆考古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国内各大媒体和权威报刊如《光明日报》¹⁵和《中国文物报》¹⁶等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并且成功入选为2013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尽管上述相关成果在石渠石刻群信息采集和推进吐蕃石刻研究上取得了可喜成绩,但题记的录入与翻译仍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本文基于考古简报和相关图像资料,再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对石渠石刻进行全面校勘和翻译研究,进而对石渠吐蕃石刻文的分期断代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提出新的考古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凡是本文所涉及的须巴神山造像形态信息及石刻编号等均以《新简报》为准,本文不再一一注明。

一、须巴神山石刻群的校译

须巴神山石刻群位于石渠县长沙干马(蜀·臯·臯·沙·沙)乡政府以北约1.5公里的须巴神山山脚处,地处石渠县城至长沙干马乡公路内侧,北距雅砻江约0.5公里,东经98.364°,北纬32.523°,高程3909米,方向220°。石刻群分布于须巴神山山脚长14米范围内散落的大石及崖壁立面上。据《新简报》,石刻群共分为13幅(其中第10幅尚未能调查),依次编号为1-13幅。本文主要涉及的是带有题记的8幅石刻,依次为第2、5、6、7、8、9、12、13幅。

(一) 第2幅石刻

石刻文明线刻于一尊菩萨像右下侧。菩萨身着长袍,头戴三叶冠,腰间系带,左手持长茎莲花茎端,双脚着靴,立于带茎仰覆莲座上。所刻藏文题记共7行,在结尾刻有一小图像。因崖面脱落,第5~7行行首文字有遗失(图一)。

原 文 : □ བད་ཆ්චා ཤුං ས්ରි རු དැ རු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དැ

译文:祈请诸佛关怀;三界慈悲降如雨;消除众生之苦恼;无明……赐;

因此向您……

15 危兆盖、鲁磊:《四川石渠发现吐蕃石刻群遗存》,《光明日报》,2013/10/10:007。

16 王婷:《四川石渠县发现大规模吐蕃石刻群》,《中国文物报》,2013/10/11:006。



图一 须巴神山第2幅石刻（夏吾李加 摄）

（二）第5幅石刻

石刻文阴线刻于一上下端平整、中间凸凹不平长方形岩石块上。石刻刻文可分上下两段，分别刻梵文和藏文各4行，藏文起行处因岩面脱落，部分文字已遗失（图二）。

原文：ॐ चन्द्रं संज्ञां अवाक्षया / अवाक्षया मृत्युं प्रदिव्यं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这段梵文是大白伞经里的一组咒文。

原文：॥ अवाक्षया मृत्युं प्रदिव्यं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
॥ अवाक्षया मृत्युं प्रदिव्यं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
॥ अवाक्षया मृत्युं प्रदिव्यं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
॥ अवाक्षया मृत्युं प्रदिव्यं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शुभं ॥

译文：……之功德，愿赞普赤松德赞父（子）圣冕高升；无边……诸世
间有情从痛苦中解脱并证得无上法和……



图二 须巴神山第5幅石刻（夏吾李加 摄）

（三）第6幅石刻

石刻题记阴线刻于一尊坐佛像四周。佛结跏趺坐在一仰覆莲座上，头顶高髻，袒露上身，下身着裙。左肩至右侧腰斜披帛带，双臂戴臂钏，双手结禅定印，有双层宝珠形头光，内层内侧装饰漩涡状火焰纹，双层椭圆形身光，内层内侧装饰漩涡状火焰纹。根据佛像的形态和手势，基本可以确定为无量光佛。现存藏文题记共有6行（图三）。

原文：□□□ ཟྲྷ རྩ འླ ལྷ ས ཤ ས ས ས / □□□ ད ར ད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 □□□
■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 □□□ ■ ར ར ར / □□□ ■ / □□□ || / □□□ ■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ར ||

译文：……身像似水晶；……如白绸；随从……；见即解脱；故向其敬礼！



图三 领巴神山第6幅石刻（采自《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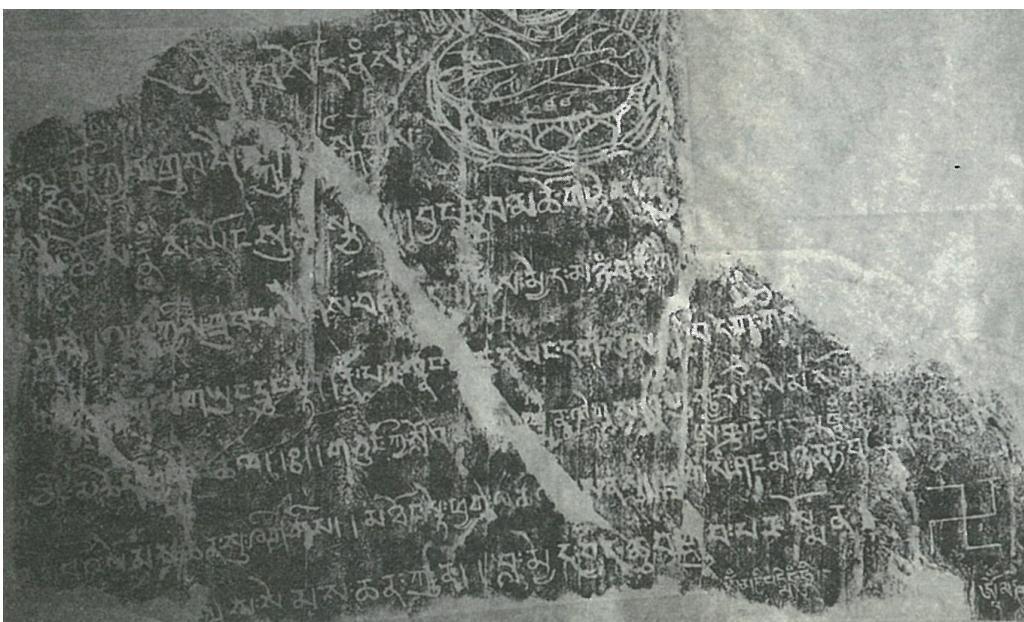
(四) 第7幅石刻

石刻题记阴线刻于大日如来像下方。大日如来结跏趺坐于单层仰覆莲座上，头戴三叶高筒帽，戴项圈臂钏，袒露上身，下身着裙，双手结禅定印。从左肩至右侧腰斜披帛带。有双层宝珠形头光，内层内侧装饰漩涡状火焰纹，双层椭圆形身光，内层内侧也装饰漩涡状火焰纹。所刻藏文题记共8行。另在佛像右边刻有一汉字“王”（图四）。

原 文：~॥~শ্রদ্ধ : ক্ষিণ : / শুক্র শ্রীন শুণ : পৈ : শুণান্তীন ন : / এংকন : ক্ষিণ : প্রদন :
মঙ্গল || পুর্ণ কৃষ্ণ : অংকণ ক্ষেত্র শুণ / মঙ্গল || শুণ : শুণ : শুণ : পৈ : শুণান্তীন ন : পুর্ণ :
মঙ্গল : পৈ : কৃষ্ণ : পৈ : পুর্ণ || পুর্ণ কৃষ্ণ : পৈ : পুর্ণ কৃষ্ণ || ক্ষিণ : পৈ : শুণ : পুর্ণ :
মঙ্গল : শুণান্তীন ন : পৈ : পুর্ণ || কৃষ্ণ পুর্ণ : পৈ : পুর্ণ কৃষ্ণ : পৈ : পুর্ণ : পুর্ণ :

দৰি : শৈবন : শুণ : □ □ / দৰ্শ : দৰি : শৈবন : তর : শু : বিষ : শীশা॥ কৃষ্ণদ্বাপি : শুণ দক্ষয়।
 □ শুণামণন : মিদ় মগন : টি : দৰ্শনয় : দৰ্শন॥/ শুণ : এ : শুণ : শৈবন : কৃষ্ণদ্বাপি
 শুণদ্বাপি : কৃষ্ণদ্বাপি : শুণ : এ : শুণ দক্ষয়।

译文：福德自然成就像；授予一切修行法；遍布大胜菩提心；天然成就如智慧；不得有损空性观；坚固不催如雍仲；真理之尊大日佛；向您敬礼并祈福！
 钟之弟子□孟勒，恭敬之心……。愿诸有情众人，相见敬礼，念诵讲解，证得无上菩提道。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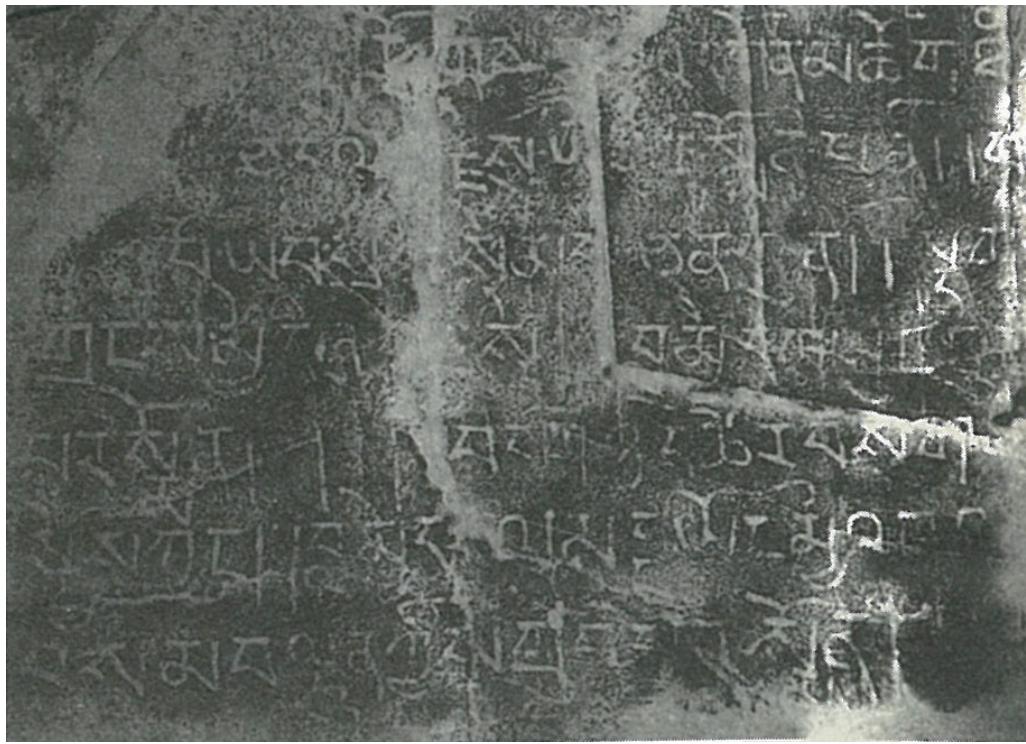
图四 须巴神山第7幅石刻（采自《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五) 第8幅石刻

石刻文阴线刻于石刻群的中部、第7幅石刻背面，虽有风化，但不影响题记的释读。
 所刻藏文题记共7行（图五）。

原 文：ଆଙ୍ଗଣନା' ଦିଦି' ଦର୍ଶକ' କର୍କଣ ସି' / କଦ' ଯା' ହିଣ' ଦି' ଦର୍ଶକ' ଦ' କି' || ନତକ' ଦ' ଯନ' ଶୁଣ'।
 ଶୈବନ' ତର' ଶুণ' || ଶীଶ' / ଶ' ଶନନ' ଶুଣ' ଶ' || ଶ' ଶନନ' ଶ' || ଶ' ଶନନ' ଶ' ||
 ଶ' ଶ' || ଶ' ଶ' ||

译文：此地诸神，随喜祷告。祝赞普父子及一切有情众生，消除无数罪孽，
 证得无上菩提道。本人世代转世，不离无上道，随心所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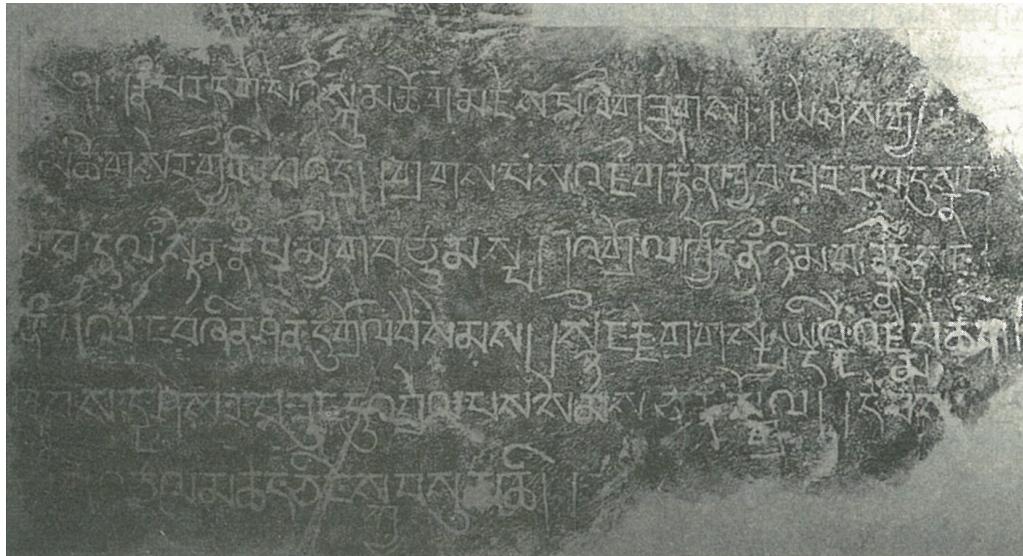
图五 颀巴神山第8幅石刻（采自《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六）第9幅石刻

石刻题记阴线刻于一尊坐佛像下方。佛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头戴三叶高筒帽，戴项圈臂钏，袒露上身，下身着裙，右手结禅定印，左手结说法印。从左肩至右侧腰斜披帛带。有双层宝珠形头光和身光，内侧装饰漩涡状火焰纹。根据佛像的形态和手势，基本可以确定为不空成就如来。所刻藏文题记共8行，保存良好（图六）。

原 文：
‘ஓସିଂହରଦ୍ଧାଗନ୍ଧିଶ୍ଵରକଣ୍ଠମହିଳାଧାରିଶବ୍ଦନାଥୀ/ସକ୍ଷମିଶ୍ରିଚିନ୍ତନ
ଏହାଶବ୍ଦନାଥାଦିଶବ୍ଦନାଥିଶବ୍ଦନାଥୁଶବ୍ଦନା/ରଦ୍ଧାଗନ୍ଧିଶ୍ଵରକଣ୍ଠମହିଳାଧାରିଶବ୍ଦନାଥୀ/ସକ୍ଷମିଶ୍ରିଚିନ୍ତନ
ଏହାଶବ୍ଦନାଥାଦିଶବ୍ଦନାଥିଶବ୍ଦନାଥୁଶବ୍ଦନା/ରଦ୍ଧାଗନ୍ଧିଶ୍ଵରକଣ୍ଠମହିଳାଧାରିଶବ୍ଦନାଥୀ/ସକ୍ଷମିଶ୍ରିଚିନ୍ତନ
ଏହାଶବ୍ଦନାଥାଦିଶବ୍ଦନାଥିଶବ୍ଦନାଥୁଶବ୍ଦନା/’

译文：清净圣像和美丽身躯，如智慧大海和黄金大山。盛名传遍宇宙，清净倡导者微闭眼睛，对众生如太阳，像天空般清洁之心，慈悲之声悦耳妙音，方便法门救渡众生，因此向您敬礼和皈依！



图六 颀巴神山第9幅石刻（采自《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七) 第 12 幅石刻

石刻文阴线刻于僧人修行房舍外，紧邻僧房外间西壁。所刻藏文题记共 11 行，保存较为完好（图七）。

译文：顶礼金刚大力明王！密号为彭僧措（意为圆满），拥有智慧大力量，头部灌顶心灵睿。具有名副其实……，……和戒律大智慧，神通广大力量大，福德广阔法力大，向大神变的您进行敬礼！书写此等密咒及偈颂之功德，祈愿赞普父子寿数绵长，有情众生证得无上菩提道！由卓玛勤贡书写。



图七 颁巴神山第十二幅石刻（夏吾李加 摄）

(八) 第 13 幅石刻

石刻文阴刻僧人修行房舍外石块上。所刻藏文题记共 2 行，因严重风化，部分文字已遗失（图八）。

原文：ଆଶତୁର୍ଦ୍ଧାଶ୍ରମିଷ୍ଟି/ପ୍ରଥମାଶ୍ରମିଷ୍ଟି

译文：钟之弟子……玉瑟祈愿文。



图八 颀巴神山第十三幅石刻（采自《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二、洛须镇石刻群的校译

洛须镇共发现4处石刻点，分别是照阿拉姆石刻、洛须村石刻、更沙村石刻和烟角村石刻。其中，由于更沙村石刻未发现题记，不列入本文讨论。

(一) 照阿拉姆石刻文

照阿拉姆石刻位于洛须镇北 15 公里的隆荣沟（隆隆沟）内隆曲河岸（扎曲河）一佛教二菩萨摩崖石刻右侧和下方，可分为两组。主尊大日如来结跏趺坐于双兽台基的一双层仰莲台上，头戴卷云纹高冠，戴项圈臂钏，袒露上身，下身着裙，双手结禅定印。从左肩至右侧腰斜披帛带，一端从背部下垂。有桃形火焰纹头光和双层椭圆形身光。左右观世音和金刚手菩萨面向主尊站立于仰覆莲座上，头戴卷云纹宝珠高冠，戴项圈臂钏，袒露上身，下身着裙，从左肩至右侧腰斜披帛带，一端从背部下垂至腿部。两菩萨主尊一侧两手下垂，主尊外侧双手举至胸前持一植物茎，其中观世音手持物可确定为莲花。所刻藏文题记可分为两组：一组位于造像右侧，共 7 行，结尾处竖写有“杨□杨二造仏也”的汉文（图九）；另一组位于造像下方，共 4 行（图十）。

第一组原文：ଆମର୍କାର୍ତ୍ତବ୍ୟାଦିକୁଷାନୀକାଶାଦସ୍ଵାମୀଶ୍ରୀଶ୍ରୀମତ୍ତବ୍ୟାକୁମିଳିଦ୍ୟା/ଶର୍ଦ୍ଦର୍କାଶା
ହେଦ୍ୟାକ୍ଷଣ୍ମତ୍ତବ୍ୟାଦିକୁଷାନୀକାଶାଦସ୍ଵାମୀଶ୍ରୀଶ୍ରୀମତ୍ତବ୍ୟାକୁମିଳିଦ୍ୟା/ ଶର୍ଦ୍ଦର୍କାଶାହେଦ୍ୟାକ୍ଷଣ୍ମତ୍ତବ୍ୟାଦିକୁଷାନୀକାଶାଦସ୍ଵାମୀଶ୍ରୀଶ୍ରୀମତ୍ତବ୍ୟାକୁମିଳିଦ୍ୟା/ ଶର୍ଦ୍ଦର୍କାଶାହେଦ୍ୟାକ୍ଷଣ୍ମତ୍ତବ୍ୟାଦିକୁଷାନୀକାଶାଦସ୍ଵାମୀଶ୍ରୀଶ୍ରୀମତ୍ତବ୍ୟାକୁମିଳିଦ୍ୟା/ ଶର୍ଦ୍ଦର୍କାଶାହେଦ୍ୟାକ୍ଷଣ୍ମତ୍ତବ୍ୟାଦିକୁଷାନୀକାଶାଦସ୍ଵାମୀଶ୍ରୀଶ୍ରୀମତ୍ତବ୍ୟାକୁମିଳିଦ୍ୟା/

译文：菩萨赞普赤松德赞之世，福德广。圣冕之威遍布十方，……厘定翻译了众多大乘佛教之经典。……赤杰等逾百千人入解脱之道（出家为僧）。广建祖拉康，向差役属民划拨农田。佛法永存，大乘四道永固。



图九 照阿拉姆第一组石刻（夏吾李加 摄）

第二组译文：一有情人……，无始之世起，谁能数清生死轮回数！人的心事处事，像无数个……子孙及身心安康，一心愿求涅槃。一切法空即空性，唯智慧可证悟。善于方便乃要义，尽一切善业。正法之义理，闻证而随喜，为了证得无上菩提道……。



图十 照阿拉姆第二组石刻（夏吾李加 摄）

(二) 洛须村石刻文

石刻位于洛须镇洛须村东边，石刻文阴刻于一尊菩萨像右下方，菩萨呈游戏坐于一仰覆连座上，头戴三叶高冠，戴项圈，袒露上身，下身着裙，从左肩至右侧腰斜披帛带，左臂置于体侧，右手于右胸前施无畏印。有单层椭圆形头光和身光。从佛像的形态和手势看，可能为静心观音（**靜心觀音**）像。所刻藏文题记共2行，因岩石风化，部分文字已遗失（图十一）。

原文：**༄༅། ། བྱତ୍ རྒྱྲ དྲ གྱ ཉ ཁ ཉ ཉ ཉ**

译文：比丘白……年凿刻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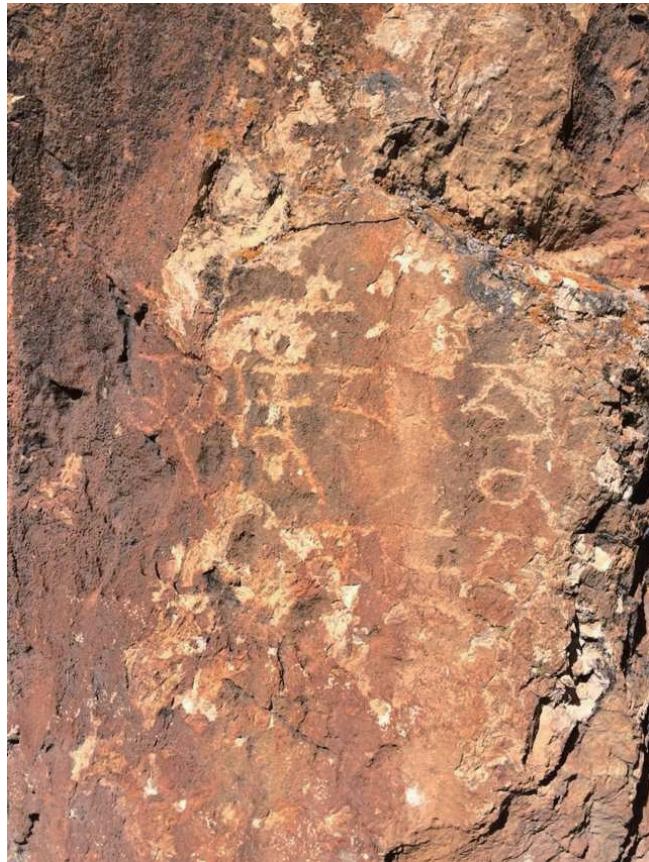
图十一 洛须村石刻（采自《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三) 烟角村石刻文

石刻位于洛须镇嘛呷乡烟角村，石刻文阴刻于大日如来菩萨右边，大日如来的形象与上述造像基本类同，此不赘述。所刻藏文题记共2行（图十二）。

原文：**ན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ཉ**

译文：顶礼大日如来！



图十二 烟角村石刻（夏吾李加 摄）

三、部分关键词句的释读

石渠吐蕃石刻造像除在图像上具有吐蕃特征外，其铭文文法也具有古藏文文法特点。如藏文元音符号“古格”的反写体，“**羌**”字加“**ཡ·ག**”，部分文字带有后后加字“**့**”，分隔点符居中或用上下两点分隔符，介词随意添加，部分名词如“**བ**”写成“**བ**”和“**བ**”，“**ཇ**”写成“**ཇ**”，以及古式梵文转写体等皆为吐蕃文法的典型特征。另有一处吐蕃中期碑刻铭文和后期文献中较为少见的缩写法“**ୟ**”和“**ୟ**”，即藏文“**ୟ**”和“**ୟ**”字上加双元音符号“**^**”为藏文“**ୟ**”和“**ୟ**”的缩写体。

须巴神山第5幅石刻出现了一组梵文撰写体，经大英博物馆 Sam van Schik 研究员

的考证，此组转写体是一组《大白伞经》的咒文¹⁷。笔者随后对敦煌文本《大白伞经》P.T.45、P.T.47、P.T.83 和当今流传比较广的山南地区林周木刻版《大白伞经》进行对比后发现：石渠与敦煌文本书写方式及文法特征大体类同，但与林周木刻版相比，则在语法、内容广略等处存在很大差异。在敦煌文本中，文字分隔符并没有使用上下两点符。这一现象恰恰说明石渠文本的年代要早于敦煌文本。换言之，须巴神山第 5 幅的梵文咒语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白伞经》咒语。

须巴神山第 7 幅石刻造像功德主为“钟之弟子□孟勒”，第 13 幅石刻又出现了“钟之弟子…玉瑟”等文。“钟”在吐蕃时期至少有两层不同指向：一为爵位封号。公元 752 年，吐蕃兼并南诏后，对南诏王阁罗凤的封号即为“赞普钟”，并设年号为赞普钟元年¹⁸；二为一姓氏和地名。据《拔协》和《第吴宗教源流》记载，“钟”的姓氏在吐蕃前后弘佛教过渡时期的人物中曾多次出现¹⁹，此地就在今日喀则昂仁县一带。

另外，在须巴神山第 7、第 12、第 13 幅石刻和洛须村石刻中，出现了“孟勒”“玉瑟”“卓玛勒贡”和“比丘自□”等功德主或工匠的称谓。与上述称谓类似的还有如丹玛石刻中的工匠“勒贡”²⁰；吐蕃文书中有大译师“詹噶·勒贡”²¹；列山墓地出土的骨质印章上有“库香瑟”²²；陈庆英介绍的合金印章上也刻有“芒瑟加”²³，但至今尚未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称谓。

在须巴神山第 7 幅石刻铭文中，先后出现了两幅正、反方向的“雍仲万字符”，这一点与洛扎得乌穷和门当石刻，工布雍仲增吐蕃石刻上的左、右旋基本雷同²⁴。学界以“雍仲万字”符号的左、右旋作为区分苯、佛教的标识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17 对 Sam van Schaik 研究员的考证，笔者深表感谢！

18 《南诏德化碑》载：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勳効。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珠毬、衣服、駝馬、牛縷等，賜為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為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為贊普鍾元〔年〕。阮福：《滇南古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72-73。

19 །·ན་ཆེད·ჽྱྱ·བྱྱ·གྱା·ནྱྱ·ན·ན་ཆེད·ჽྱྱ·གྱା·ནྱྱ·ན བྱྱ·གྱା·ནྱྱ·ན 2010: 297. 《第吴宗教源流》中拼写为‘芒瑟加’，‘芒瑟加’ 2010: 247.

20 Amy Heller, "Ninth Century Buddhist Images Carved at lDan ma brag to Commemorate Tibeto-Chinese Negotiations."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 1. Per Kvaerne, ed. Oslo: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335-349.

21 །·ན་ཆེད·ჽྱྱ·བྱྱ·གྱା·ནྱྱ·ན·ན་ཆེດ·ჽྱྱ·གྱା·ນྱྱ·ན 2010: 216.

22 曾科：《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大型墓地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46。

23 陈庆英、邹西成：《吐蕃王朝飞马使印章考》，《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35-39。另据 Amy Heller 的研究，“芒瑟加”系西域马扎塔格一带的一名吐蕃将军。详细参见：Amy Heller,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ifact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Volume 1 Inaugural Issue*, 2013: 259-292。

24 霍巍、新巴·达瓦扎西：《西藏洛扎吐蕃摩崖石刻与吐蕃墓地的调查与研究》，《文物》，2010(7)：56-61。

在须巴神山第 12 幅石刻铭文中出现的那组梵文可译为“顶礼金刚大力明王”，大力明王作为“十明王”之一，曾大量出现于敦煌写本中，甚至还出现有相关的坛城仪轨²⁵。

此外，学界对藏东地区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大日如来与二菩萨的信仰传承关注由来已久。但从须巴神山石刻造像群看，不仅出现大日如来，还分别在第 6 幅出现无量光佛，第 9 幅出现不空成就如来²⁶。由此推测，这一地区很有可能存在五方佛的信仰体系。

四、石刻断代存在的问题

以往的学术研究中，除了 Eimer 博士曾对照阿拉姆石刻造像和题记的年代提出异议外²⁷，其他学者把以照阿拉姆石刻为主的石渠县新发现的其它石刻年代统一定在赞普赤松德赞或延伸到其后王位空白期（804 年）²⁸。

他们将以上石刻的年代放在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时期的理由很简单——照阿拉姆石刻和须巴神山第 5 幅、7 幅、12 幅分别出现有“赞普赤松德赞”“赞普赤松德赞父子”“赞普父子”等题记文字。依据石刻题记中出现的人名来推断石刻文的开凿年代看似合理，实则存在问题。第一，从常理来看，石刻题记出现某一人名只能说明该石刻出现的年代上限而不能说明其年代下限。若要判定其年代下限，还需要物证的补充。尤其在西藏，后人念其先辈的恩德，将其名字和业绩勒石悼念也不无可能。以照阿拉姆石刻文为例，根据内容只能说明该赞普在位时期吐蕃境内佛法得到了广泛传播，佛教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不能够说明石刻题记开凿于他在位时期。另据西藏察雅县丹玛札摩崖造像题记显示，赞普赤德松赞时期僧官益西央除了主持凿刻丹玛札摩崖造像，另在岳（རྩୟ）隆（རྩୟ）博（རྩୟ）等地也主持制作过摩崖造像²⁹。其中的“隆”就在洛须镇一带。此地名从吐蕃时期的隆塘卓玛拉康到现今的隆荣沟、隆曲河等保留了早期的地名。此外，石刻文前后两次出现的“大乘”等特殊术语和整文内容具有对赞普赤松德赞一生的佛

25 Jacob Dalton & Sam van Schaik, "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Boston: Brill Leiden, 2006: 137.

26 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编：《西藏珍贵文物造像源流》，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43。

27 Amy Heller, "Eighth- and Ninth-Century Temples & Rock Carvings of Eastern Tibet", 1997: 86-103, 296-297.

28 《四川石渠县发现大规模吐蕃石刻群》，《中国文物报》，2013/10/11: 00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渠县文化局：《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四川文物》，2013 (6) : 3-15。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赞普赤松德赞后的王位空白没有延长至公元 804 年，最多也不会晚于公元 800 年。

29 Tashi Tsiring, "sMar khams 'bom rnam snang ngam/ lha 'dus rnam snang gi skor la cung zad gleng ba", In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in Honour of Samten Karmay*, Part I, edited by Françoise Pommaret and Jean-Luc Achard, Dharamshala: Amnye Machen Institute, 2009: 157-196.

教功德总结性口气来看，可能系后人所为；第二，须巴神山第5幅石刻根据其石刻文“愿赞普赤松德赞父（子）圣冕高升”一句根据内容基本可以断定为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外，另两处“赞普父子”的具体指向尚不清楚，如西藏洛扎门当石刻和谐拉康东石碑为例，刻石中的“赞普父子”指的就是赞普赤德松赞父子俩；第三，以往的年代考据者未曾注意到诸石刻文本间存在的语文差异。如须巴神山第5幅石刻和第7幅石刻文分隔符号为上下两点而其余为居中一点分隔符。上下两点分隔符号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金石录独有的文法特征。在目前发现的年代属于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约立于779年）、恩兰·达扎路恭记功碑（约立于764年）、丽江格子吐蕃碑（约立于公元757-788年间）看，皆拥有这一特征。从这一藏文文法特征来看，须巴神山第5幅石刻和7幅石刻的年代当属赞普赤松德赞时期，而其它石刻年代皆属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乃至更晚。

石渠吐蕃石刻群除所刻题记有所不同外，诸石刻造像共性中个性很突出。如须巴神山第6幅石刻造像无量光佛、第7幅石刻造像大日如来、第9幅石刻造像不空成就如来等三主尊，除在法身（Dharmakāya）和报身（Sambhogakāya）的外相上有所不同外，位于造像外围的火焰纹饰在设置上也有一定的区别：如无量光佛的火焰纹置于双层头光身光内侧，而大日如来置于外侧，不空成就如来却不见火焰纹；同样照阿拉姆石刻主尊大日如来与须巴神山第7幅大日如来像间立像和坐像，双层与单层头光，首饰乃至火焰等具体绘制处理上也有差异。这些差异除反映其所据艺术流派之不同外，可能也与各石刻的开凿先后有关。

综上所述，石渠县境内先后发现的吐蕃石刻群，根据题记可分为先后两个时段：以须巴神山第7幅和第9幅为代表的早期石刻，年代当为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时期（755-797年）；其余石刻，年代可能晚到赞普赤德松赞（800-815年）乃至赤德祖赞时期（815-841年）。

附记：夏吾李加先生为本文提供了部分图像资料及藏文地名，在此表示感谢！

◆ 夏吾卡先 藏族，西藏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